

想起母亲每日为我们操劳的情景,想起母亲亲手做的葫芦饼,还想起母亲吃了那么多苦,受了那么多累……

最爱母亲的葫芦饼

□何群极

说起来,记忆里关于母亲的故事已经淡忘了许多,唯独与吃相关的一些事情还历历在目。那时候家里穷,为了让家人吃饱,特别是让我们兄弟仨吃饱,母亲想了许多办法。

“糠菜半年粮”,这句话是父亲说的,母亲一点一点想办法把它落到实处。春夏秋冬四季,母亲轮换着用时令青菜、瓜果,和着饭来填饱我们的肚子。她总是想办法做得可口一些,让我们吃得开心。

春天,灰灰菜、苋菜都是我们家饭桌上的常客。上顿苋菜,下顿苋菜,吃到后来,我一见苋菜恨不得连饭都不吃了,可是饿得咕咕响的肚子

最终逼着我强咽下苋菜饭。只有那么一点粮食,母亲精打细算着靠这些粮食度过三个月,你不吃菜的话,怎么吃得饱呢?

夏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,因为我最爱吃的葫芦饼,它是母亲必做的一道经典菜。一到葫芦长成的时候,家里的油菜籽也榨成香喷喷的菜油了,麦子也磨成白花花的面粉了。母亲把葫芦切成细细的丝,与面粉和在一起,撒上葱花等作料,放在菜油锅里煎成葫芦饼。

新出锅的葫芦饼色泽金黄,里面透出丝丝嫩绿,葫芦的清香伴着油香扑鼻而来。咬一口,香嫩可口的滋味让人停不下来。我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大口嚼着,一张饼接着一张饼,直到吃得

打嗝为止。那情景真像猪八戒吃人参果——全不知滋味。

后来家里条件好一点了,母亲还是改不了以往的习惯,经常做这些来吃。食物丰富了,各种作料备齐了,母亲做得更加精致,可是我总觉得还是以前的葫芦饼最好吃。

如今,母亲离我而去十年了,想起母亲每日为我们操劳的情景,想起母亲亲手做的葫芦饼,还想起母亲吃了那么多苦,受了那么多累,也懊悔我没有在母亲有生之年懂事一点,尽量少让母亲为我伤心,为母亲奉献更多的孝心……现在,我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,愿母亲在天堂安好!

(作者单位:房县门古寺镇河兴小学)

我知道,小白一定是带着满腹的遗憾和伤痛走的。

小白,你听到了我的呼唤吗?

□林在望

清明追思,我不愿想起小白。可是我不能忽略小白和我失联近两年的事实,不能拒绝他的意外之死。

小白是我的高中同学,我们交往快8年了。2016年夏天,他醉酒离世。从前,他经常打电话找我聊天,以后不会了。

回想2008年,我们还是懵懂少年。那年夏天,我们进入同一所高中,从此成了要好的朋友。

第一次见小白,他穿一件白衬衫,样子憨憨的,话不多。晚上在宿舍里,我有点饿,问小白有吃的没有,他二话没说,将两块饼递给我。其实,那原本是他给自己准备的夜宵。

记不清哪一年,夜深人静,暗恋的悲苦逼得我到阳台上独酌发泄。醉酒后,我扭头忽然看见小白站在我身旁。

他默默拿过酒瓶,替我喝完瓶里的最后两口白酒,一扬手把酒瓶丢到地上。

高中毕业后,我进了师专学新闻采编,小白进了职院学工程造价。虽然不再同校,但我们都还在十堰,见面也很容易。

走出校门,小白四处漂泊,北京、海南、广东……到处跑,推销员、网管、工人……挨个换。在外闯荡两年,小白不但没有攒下一分钱,反而花了家里好几万,父母没少数落他。

工作的波折还没平息,感情的困扰再度向小白袭来。由于前女友父母的执意反对,小白忍痛分手。后来经人介绍,他找了老家的一个女孩,眼看就要办喜事了,又因为一些矛盾没修成正果。原本好饮的小白,从此嗜酒如命。

听说小白是喝了两瓶白酒倒下

的,送去抢救已经晚了。我知道,小白一定是带着满腹的遗憾和伤痛走的。

跟我相处那么久的伙伴,他怎么突然死了。他才二十几岁,还没成家!

小白死了,我没跟任何人说起。一条鲜活的生命,说他死了,我于心不忍。

小白生前曾提出让我给他写点东西,总结一下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,我的答复是“他来写,我修改”,可我一直没见到他的文章。如今我为他落笔,写出了不想写又不得不写的悼文。

有时候,我恍惚觉得这是一场梦,醒来就好了。醒来,我又能见到小白了。或许还有一种可能,他像从前那样说走就走,连夜去了外地,换了手机号码,还没来得及跟我联系。是这样吗,小白?我的兄弟,你回答我!

(作者单位:十堰慧海学校)

“狗牙”爷爷的死,是我祖上的一个悲剧,更是民国文化人的一个悲剧。

“狗牙”爷爷的悲哀

□周宗华

村口拐弯不远的山下公路边,有一座被路基升高的公路填土埋没了的坟。这是我爷爷的坟。

多少年来,我上学、上班、出门,都从这座坟前走过。不论世间如何朔风呼啸、阵阵松涛,也不论眼前的大河潮起潮落、波澜起伏,都没有影响他在这里的安眠。

他的意愿,是要守护一方,福荫子孙。我每次从这座坟前走过,总要默哀一阵——因为,曾经他也是一个文化人,满腹经纶,知晓天文地理。在他那个时代,很多人是很佩服、崇拜他的,至今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还都是他的“粉丝”。

他是我的祖父,我俩却没见过面。因为,在我还未出生的时候,他就与世长辞了。我时常根据父亲的长相去想象他的尊容,也会根据左右邻舍的描述,去追忆他生活的时代、经历的苦难……

爷爷有一个绰号,叫“狗牙”。之所以叫“狗牙”,并不是因为他的牙口厉害,而是他写的东西——状纸很厉害。

爷爷在我们当地,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讼师,擅长给人写状纸、帮人打赢官司。他写状纸时,一盏油灯、半张纸、一袋烟,完事。

在清末民初,一盏油灯,一般是桐油;一张纸,一般是皮纸,一尺见方;一袋烟,不是现在的烟卷,而是“纪大烟袋”纪晓岚吃的那种长烟袋锅。

但凡有人请写状纸,爷爷一般在晚上给人完成“任务”。

昏黄的油灯下,他深吸一袋烟,完成构思后,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,逻辑缜密。无论怎么看,都不会有破绽。断案的县长看了,一准会对被告人怒发

冲冠、横眉倒竖,让被告输官司、认罚。

据说,爷爷从业数十年,不知为多少人写过状纸,让多少人赢了官司。他手中的那支毛笔成为一段传奇,让诸多行凶作恶、谋不义之财者受到法律制裁,维护了人间正道。

但是,爷爷长期写状纸,替人鸣不平,得罪了众多被告,导致他后来有了很多“冤家”。这些“冤家”在他不走运的时候,纷纷找上门来索要失去的钱财,加上清末民初风云变幻,一个讼师没什么靠山,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,因此,人家找上门来只有赔钱,最后赔得倾家荡产,每天连饭都没吃的。几年后,他随着民国那段历史一起消亡了。

“狗牙”爷爷的死,是我祖上的一个悲剧,更是民国文化人的一个悲剧。一个主持公道的弱书生,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年代,难以得到有效保护,导致他悲惨死去,这是何等的悲哀!

(作者地址:郧阳区五峰乡政府)

“清明·长相忆” 征文启事

“清明暮春里,怅望北山陲。”清明节临近,我们总是难免会想起一些故人,追忆起一份深情。如果你心中有一份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的遗憾,不妨把思念化作深情的文字。近期,十堰晚报·秦楚网开展“清明·长相忆”征文,为读者搭建一个追忆缅怀的平台,作品征集即日起展开。

征文以散文为主,篇幅800字以内,要求有感人的故事,有动人的细节,必须是今年原创,拒绝一稿多投。

投稿方式:1、发送邮件 sywbqmqzw@163.com,要求作者留下详细地址、电话和姓名;2、发微博#晚报清明征文#@十堰晚报,或者关注十堰晚报微信(微信号:sywb8110110),点击菜单“清明征文”按要求上传;3、在秦楚论坛文学版发帖,注明清明征文。征稿截止时间:4月5日。

